

CHONGQING CHUBANS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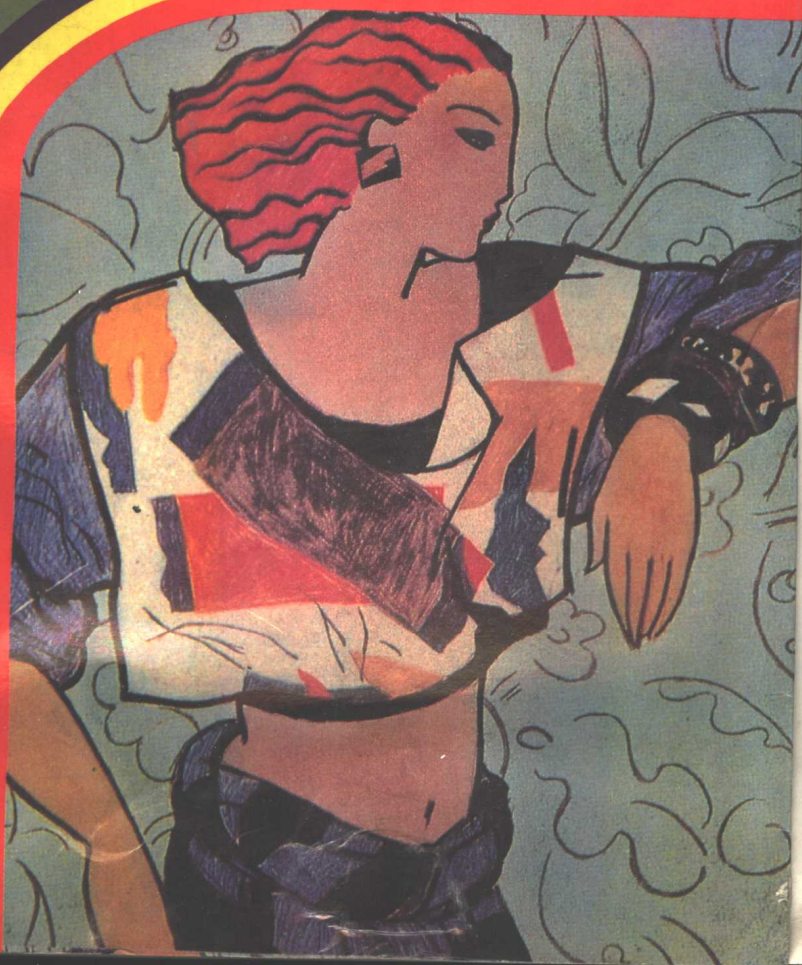


东欧文学丛书

爱的呼声

〔罗〕列布里亚努·利维乌 著

徐次农 王敏生 译



东欧文学丛书

爱的呼声

〔罗〕列布里亚努·利维乌 著
徐次农 王敏生 译

重庆出版社

GLASUL IUBIRII
EDITURA DE STAT PENTRU LITERATURA
SI ARTA

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
1962年版

责任编辑 余琳
封面设计 高济民
技术设计 刘黎东

[罗]列布里亚努·利维乌著 徐次农 王敏生译
爱的呼声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21.25 插页4 字数336千
1990年9月第一版 1990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
ISBN 7-5366-1333-4/I·245
定价: 7.25元

内 容 简 介

在《爱的呼声》中作者列布里亚努以伊昂一生的活动为主线，写了主人公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以及他如何刻意追求钱财，分析了产生悲剧的社会经济原因。同时，他还用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乡村教师的工作和生活，剖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

作者用浓重的笔墨描绘特兰西瓦尼亚农村的自然景色，及那里的风俗人情，如霍拉舞会、婚丧礼仪、酒店聚会及法庭审讯、监狱生活等，写得真实细腻，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出版说明

东欧各国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其文学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欧文学是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些国家尽管各有自己的民族的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也有许多共同点：它们都曾遭受过俄国、奥国或土耳其的长期压迫和统治，而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曾为祖国的复兴进行过长期的斗争，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国家又遭到德、意法西斯的侵略和占领，经受了战争的巨大创伤；战后东欧各国相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过巨大成就，也遇到过不少困难和曲折。

文学是社会和时代的产物，又是社会和时代

的反映。东欧各国的文学源远流长，有着光辉的历史传统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后来虽然遭受了外国统治者的压迫和摧残，但随着民族复兴意识的觉醒，东欧文学也相继繁荣起来，其独出特点就是东欧文学同人民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紧密相联：民族解放斗争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文学的繁荣又推动着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高涨。19世纪文学就以其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内容和独特的艺术创新而引起世界的瞩目，出现过一批具有世界声望的诗人和作家：如波兰的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显克维奇、普鲁斯、奥热什科娃，捷克的马哈、聂姆曹娃、聂鲁达，匈牙利的裴多菲、约卡伊、米克沙特，罗马尼亚的爱明内斯库、卡拉迦列，保加利亚的波特夫、伐佐夫，南斯拉夫的普雷舍伦、兹马伊等。20世纪以来，东欧文学又以其丰富多采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文坛上；各种流派各种风格争奇斗妍、各放异彩，除现实主义文学外，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和现代派的文学相继出现，无产阶级文学迅速崛起。先后有波兰的显克维奇、莱蒙特和米沃什，捷克的塞弗尔特，南斯拉夫的安德里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文学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追求和创新，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战后初期，东欧各国人民在

大战中的悲惨遭遇和英勇斗争，都在作家的笔下得到了真实的反映，而建立新的公正的社会制度，也曾是许多作家描写和讴歌的对象。50年代前后（除南斯拉夫外），曾出现过公式化、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随着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文学观念开始了巨大的变化。作家们深入探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大大扩大了创作题材和表现手法。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成了作家们探索和描写的对象。既有反映尖锐的政治斗争、工业化、农业改革等重大题材的社会画卷，也有表现个人生活经历和心理状态的作品；既有描写和赞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诗歌、小说，又有对社会上种种的阴暗面和腐败现象进行嘲讽和揭露、对过去错误进行反思的作品。在创作方法上，各种文学倾向、各种文学流派纷繁呈现，形成了一个百花争奇斗妍、竞相开放的景象。有的作家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竭力去反映当代社会中的种种现实问题；有的作家打破旧的文学模式，突破时空观念和情节框架；有的采用怪诞、魔幻或者象征、隐喻等手法。东欧各国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探索和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引起了世界文坛的关注，并得到了欧美文学界的好评。

文学是各国人民之间互相接近、了解和增进友谊的桥梁。早在本世纪初，东欧文学就开始被介绍到我国来，鲁迅、茅盾等革命文学的先驱们，曾积极热情地向我国读者介绍过东欧被压迫民族立意在反抗的呐喊文学，并亲自翻译了东欧作家的作品，还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东欧文学对“促进我们新兴阶级的文学发展必将起到很好的作用。”解放后，我国和东欧各国建立了友好的联系，东欧文学大量被介绍到中国来，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东欧各国文学的发展概貌，以及东欧作家的创作风格和成就；也使我国的文学界能从东欧文学中得到经验和借鉴，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我们特编选、出版这套“东欧文学丛书”。这套丛书由著作和翻译作品组成，著作包括东欧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评论专著，由我国从事东欧文学研究的学者撰写而成，翻译作品以小说为主，着重介绍东欧古典和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名著佳篇，同时兼顾各种流派各种艺术风格。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对我国读者有所裨益，并得到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喜爱与指教。

作家和作品

一个世纪前，在罗马尼亚北部一个偏远的小村庄特尔利舒，乡村教师瓦西里·列布利亚努的头生子降生了。他就是后来为罗马尼亚的文学增添异彩、被誉为现代长篇小说开创人的列布利亚努。十二个弟弟妹妹陆续出世，全家唯一的收入是父亲的薪金，拮据的经济难养活全家大小十五口人。由于父亲的工作经常变动，列布利亚努跟随家庭迁移，他的童年是在玛耶鲁村度过的。这里是个天然盆地，三面环山，索梅什河流经村子，景色宜人。他的父亲是个文学爱好者，与著名诗人科什布克是同窗好友，年青时代常一起赋诗抒怀，后来因为家庭人口众多，生活负担沉重，需要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所以只好放弃自己的爱好。他的母亲鲁多维卡也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会唱歌和演剧。列布利亚努就是在这种教养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

列布里亚努的家乡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当时正处于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他在父亲执教的小学毕业后，先后上了罗马尼亚语学校、日耳曼语学校和匈牙利语学校，从而掌握了三种语言。同其他民族的同学朝夕相处数载，为他正确认识民族问题打下了基础，这表现在后来的创作活动中。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布达佩斯军事学院。在这里学习期间，他还旁听了大学的文学和哲学课。列布里亚努在军事学院学习三年毕业，1906年，被派往奥匈帝国的军队里当少尉。他发现，这个职业与自己的志趣不合，再加上同上司发生了一点矛盾，就不愿意再呆下去。1908年，他辞职回家，参加了当地的罗马尼亚族人举办的文化活动，认识了不少作家，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决心从事文学创作，并萌发了越过喀尔巴阡山去首都布加勒斯特的愿望。次年，他带着自己当乡文书积攒起来的一点钱，只身上路了。老列布里亚努在送别儿子时，祝愿他将来成为“象科什布克一样伟大的”文学家。

年青的列布里亚努来到布加勒斯特后，首先是找工作，经过一番周折，谋得了记者和编辑的差事，闲暇之时撰写戏剧评论或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他在这个时期发表的小说汇集于《惆怅》一书（1912）。

1910年，由于奥匈帝国的要求，列布里亚努被捕，当局还把他引渡到匈牙利，在那里关押了几个月，获释后又返回布加勒斯特。他继续为报刊撰稿，并与剧作家米·索尔布一起办刊物《舞台》，创作了不少好的作品。在他担任克拉约瓦民族剧院的文学秘书期间，认识了女演员法尼·勒杜雷斯库。她比列布里亚努小三岁，是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专门攻读了戏剧艺术。1912年，这一对恋人结为伉俪。数年后，列布里亚努又出版了三部小说集《无业游民》(1916)，《自白》(1916)和《复仇》(1919)。

第一次大战期间，列布里亚努过去的经历和他对战争所采取的否定态度，招来了不少麻烦和苦恼，罗马尼亚的爱国组织因为他在奥匈军队里服过役而怀疑他，德国占领军以逃兵和不服从动员令为借口逮捕了他。后来，他好不容易逃出虎口，在朋友的帮助下，颠沛流离来到非敌占区。他的小说《苦难的历程》(1919)就是那几年生活的写照。列布里亚努在艰难的岁月里坚持创作，长篇小说《爱的呼声》就是那时完成初稿的，1920年出版。这部作品获得了罗马尼亚科学院奖。

在后来的二十余年里，列布里亚努连续发表了许多中、长篇小说。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被绞死者之林》(1922)是一部成功的心理小说，荣获

罗马尼亚作家协会的小说大奖。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到罗马尼亚，在全国的经济萧条、社会政治矛盾加剧和阶级斗争尖锐的形势下，列布利亚努的创作思想出现了新的飞跃。重现1907年全国农民大起义的长篇小说《起义》（1932），就是很好的明证。在这期间，他还发表了由七个幻想故事组成的小说集《亚当和夏娃》（1925），描写变态心理的小说《丘兰德拉》（1927），借农奴领袖霍里亚的事迹，回忆1784年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农奴起义的小说《霍里亚》（1929），爱情小说《苦痛》（1934）和《戈里拉》（1938），惊险小说《俩人》（1940）。作家出版的最后一部书《杂录》（1943）汇集了他一生有关美学的论述。

列布利亚努曾经是罗马尼亚作家协会的主席，两次出任布加勒斯特民族剧院的经理，写过几个剧本。他还主办过两种颇有影响的刊物《文学运动》和《罗马尼亚文学》，特别是后者团结了许多文化名人，诸如作家卡·彼特雷斯库，文学史和文学评论家、小说家乔·格林内斯库等。1939年，列布利亚努被罗马尼亚科学院选为院士。

1944年9月1日，作家在他的祖国刚刚解放不久，因病与世长辞，终年59岁。

列布利亚努的小说已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

20余种文字，在许多国家里广为流传。

列布利亚努从写短篇小说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坚持不懈。这些短篇的题材多数选自他所熟悉的特兰西瓦尼亚的农村或者严酷的军营生活，从许多侧面反映了19世纪下半期—20世纪初期这个地区的社会状况。作家来到布加勒斯特后，通过他所从事的新闻工作，接触到社会各阶层，既了解到上层人物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和荒淫无耻的生活，也看到老百姓在苦难中挣扎，一桩桩事令他触目惊心，愤愤不平，提笔著文为这些“小人物”呐喊。于是，他创作了为小公务员的悲惨遭遇鸣不平的《一次握手》，反映小职员过着捉襟见肘生活的《命运》，暴露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法官和律师狼狈为奸鱼肉百姓的《公道的厄运》等一批作品。

如果说，短篇小说的成绩还不足以确立列布利亚努在罗马尼亚文学史上的地位，那么他后来创作的三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爱的呼声》、《被绞死者之林》和《起义》，以它们自然逼真的人物形象，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和宏伟真实的历史画面，为作家赢得了经久不衰的荣誉。这三部小说在罗马尼亚国内多次发行，均被译成外文，并被搬上了银幕。

在《被绞死者之林》里，列布里亚努把许多作家惯用的战争题材写出了新意，他没有把笔墨耗费在敌对双方的对峙上，而是透过士兵的痛苦和死亡，勾画出战争的残酷性，细心捕捉士兵心理上悄悄产生的变化，反映出他们的厌战心情。这部小说寄托着列布里亚努的无限哀思，因为他是根据胞弟埃米尔的悲惨遭遇塑造主人公形象的。在第一次大战中，无数像埃米尔那样的年轻人，被迫中断学业或放弃工作和劳动，参加奥匈军队，他们在严峻的战争面前觉醒了，不愿为帝国去杀人，企图逃跑，但是被当局抓获后处以绞刑。因此，在军营附近的田野上绞架林立，受难者的坟墓遍布，令人目不忍睹。《起义》一书实际上是《爱的呼声》的续篇，它进一步探讨了农村生活及其激烈的阶级冲突，忠实地再现了1907年农民大起义的酝酿、爆发和遭血腥镇压的过程，气势磅礴，人物众多，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农民斗争史。

《爱的呼声》是作家以他童年生活过的村子为背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构思而成的。小说一经发表，便引起文艺界的瞩目。作家的同时代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欧·洛维内斯库称它是罗马尼亚现代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里程碑”。列布里亚努的这第一部长篇小说，首先成功地揭示了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深入特兰西瓦

尼亚后，农村发生的阶级分化和社会生活巨变，致使金钱触发了人们向上爬的欲望，严重毒害了善良的农民，最终沦为资本主义的牺牲品。这部书共写了大大小小近80个人物，在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群像的同时，还着重刻画了一个普通农民的形象，这就是普里帕斯村的农民格兰内塔舒家的独生子伊昂。这个天资聪敏的孩子，不肯继续求学，因为“他舍不得土地，愿意在荒凉的田野上放牛、扶犁、割草，喜欢永远与土地在一起”。后来，在漫长的岁月里，伊昂尝受到生活的辛酸和劳动的艰难，想找一条发财致富的捷径。悲剧便由此开始。他娶了自己并不钟情的富家姑娘，捞到了一份包括土地、房屋、牲畜、农具等在内的丰厚嫁妆，一跃成为村里的体面人物之一。伊昂虽然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但是精神生活空虚，他百般虐待妻子，害得她自缢身亡，几个月的小儿子也随之夭亡。伊昂感到百无聊赖，无心经营家业，经常去找昔日的恋人，如今已成为他人之妻的弗洛丽卡幽会，被情敌发现后打死。伊昂对土地的执著追求，表现了农民千百年来愿望；他对爱情婚姻的处理，既受农村传统习惯的影响，又有当时社会生活的烙印，即金钱主宰人的一切。后者正是造成婚姻悲剧的主要原因。

除了伊昂的活动作为主线贯穿全书外，还有

另外一条线起烘托作用，那就是普里帕斯村的小学教师海尔代列每况愈下的境遇。小说通过海尔代列一家(显而易见有列布里亚努家的影子)的活动，剖析了农村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海尔代列的妻子有文化，能说会唱，三个子女有教养。他携带家眷从平原地区来到山村任教，受到村民们的尊敬。这位教师富有爱国心，不满奥匈帝国的统治，看见农民遇苦难，有时禁不住要帮助他们伸张一下正义，但是冷酷的现实迫使他谨小慎微、忍气吞声地生活，即使这样，具有30年教龄的老教师仍然逃不脱被解雇的命运。海尔代列的薪金收入仅够维持一家的生活。两个女儿长大成人，到了结婚的年龄，由于父母无力筹措嫁妆，只好降低择偶的条件；母女们爱虚荣，为了摆阔气，闹着买一套客厅家具，老教师无可奈何，只好向银行贷款，可是逾期又付不出欠款，被银行告了一状，家具被作价拍卖。他的儿子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报国无门，长期闲散在家里，有时沉溺于艳情韵事，有时涂诗抒情，最后毅然离开故乡，翻越喀尔巴阡山，到布加勒斯特去寻找新生活。

小说不忘抨击资产阶级的司法机关、法官和律师，以及农村的头面人物神甫、村长和书记官等等。这些人表面上克己奉公，其实是口是心非，

沆瀣一气，对农民极尽敲骨吸髓之能事。

列布里亚努在《爱的呼声》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华和文学素养。作为来自农村的写实作家，他深深懂得积累生活的重要性，把生活视为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他不写自己不熟悉的事情。因此，他的作品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时代感。列布里亚努随时注意观察生活，连细枝末节也不肯放过。他在创作笔记中记述了这么一件事：“初春，一个身穿节日服装的农民跪在地上，亲吻土地……这一场面令我惊讶，深深印在脑海里。当时，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目的，只不过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见闻记下来”。这一动人的情景在他后来的创作过程中跃然纸上，为描绘主人公伊昂的独特性格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罗马尼亚著名的美学家图·维亚努院士说，列布里亚努“给生活以作品，给作品以生活”，恰如其分地评价了他的作品和生活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爱的呼声》出版后，作家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指出：“在艺术中，不是美——这是人类的一个发明——起决定作用，而是生活的脉搏”，艺术作品能否永葆生命力，将取决于“它所包含的真实生活的量”。但是，作家反对照搬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因为“艺术作品塑造人物，并不意味着摹写现实中的人……我所描写的人将是，而且也应该是与千千万万的人相似，